

校
先
正
讀
書
讎
鑑
通
義



中華書局

先正讀書訣

周永年輯

叢書集成初編

先正讀書訣（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靈鵲閣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一本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上元運轉人心亦將復其真樸於是士君子皆思從實地導引後生而言理之書日出近日屢見重刻小學又見刻訓子書而先正讀書訣一編既刊遭毀者又得一時善士重刻以廣其傳而子梅乃屬序於余余愧少讀書少壯蹉跎未有提策惜見此書已晚敢序此書邪竊按本書未見原序道光中復刻爲子梅之尊人旣有序矣孔敍仲又爲之序固無待爲贅言但處教學怠弛之日幸有振作奮興之機得此訣而庠校俊髦家塾子弟人人皆覺讀書爲先務而不徒埋沒真性於爛時文殘典類之中則是編一行大有造於當世學者非獨使稷下儒流日起而有功也至書中皆前賢諸論雖未編排類次殆未經纂成之本先輩所爲難以更動若讀者得抄其一二條受益已多亦不必求全於著書之格式矣

同治乙丑五月朔日會稽宗稷辰書於山東運河道署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兩漢以後學無師承其鶩乎淹博者既以見聞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諸曠蕩空虛之域此顏氏家訓所以有不如無學之歎也海門王明府同年向刻先正讀書訣濟南周書昌先生所輯也惜傳之未久遂致散佚今其令嗣子梅允資重付剞劂函商於余讀之如對明師如逢益友其諄諄訓誨之詳可謂進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矣夫良醫救世脈訣爲先若立法用方不過稽之典籍以擴其識驗之閱歷以練其才至於診脈之訣則必審陰陽消息之機辨五行生剋之理而又參以虛實標本之錯綜變化庶臨證卓然有定見而不至爲羣言所惑今觀是編所載致知力行諸法悉備要皆古人之成方非於博文約禮之外別有所謂循循善誘之訣也而其不言之奧未發之隱則在善讀書者專其力於聖賢之言淬其志於身心之學慎其志於國家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如是而後本讀書之法以求人德之方則表裏精粗同條共貫他日正人倫端風化胥於是乎在焉若祕守此編而以爲弋取功名之具則有負書昌嘉惠後學之苦心而亦失海門公諸同好之雅意也

同治四年七月壽陽祁雋藻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先正讀書訣歷城周書昌先生集也。自帖括之學興而學術失而治術亦失。蓋先正讀書之法渺矣。是書會萃先儒讀書之法。頗爲救時良劑。前曲阜令王海門曾爲刊板而燬於火。其子子梅又將鳩資重刊。以紹先志。請余爲序。原本乃先生未成之書。徵引時代前後不無參錯。且有複出者。余略爲釐正。去其冗長者以歸之。願世之讀是書者一留意焉。

同治丙寅春朝邑閻敬銘

先正讀書訣序

士人讀書必由博反約。博矣而未能約者。非約之難。不善用其博也。經史而外。諸子百家。雜說紛紜。苟無識以主之。將必矜奇好異。泛濫而無所底止。此歷城周書昌先生先正讀書訣之所由作也。先生一代名儒。被徵爲翰林。纂修四庫書。其所見書多矣。又嘗購書十萬卷。築借書園。祠漢經師。發明源流。以招致來學。其讀書之博爲何如哉。顧必諄諄於先正讀書三致意者。懼後學之無師承。不能由博反約以底於成也。今年余遊歷下。先生曾孫雲坡子完。由王海門明府見示此冊。敬誦數過。其引據經史子集。旣該且詳。則必精之。又精。慎之又慎。誠恐少涉歧途。爲誤匪淺。先輩之望於後進者。固如是其肫且摯也。世嘗有學識異人。望洋自阻。而教者懼其名將跨我。或絕之不使進。或進之而不肯畢示其出入之訣。遂使英俊沮落。迄無成就。此有志者所浩歎也。觀先生之用心。真欲使天下後世後生小子。咸登道岸。豈徒教人以忠已哉。王明府將爲醵資付梓。余樂觀其成而爲之序。

道光壬寅秋九月中澇曲阜後學孔憲彝拜讀。

先正讀書訣序

淮孟年從阮芸臺、唐陶山、汪瑟庵、張古餘、程瑞田、張存之諸先生論文。咸慕周書昌太史篤學立品多藏書。箸作必富。惜未一見也。賢作宰東魯。與翰風張君、樹人徐君訪祕簡於藉書園。水竹環碧。縹緲凌雲。古香飄飄。絃誦聲達戶外。登禮堂。肅然景仰。遺型宛在。子完茂才太史曾孫也。敦品修行。學有淵源。詢知太史著作無稿。余然疑焉。越十有三年壬寅春。兒子鴻訪于完舅仲。得太史手輯先正讀書訣。余三復之。審太史學深志廣。不屑以詞章見。其輯書至意。教學苦心。孔君繡山已敍之矣。世之學者。或失疏陋。或失馳騖。或失隱怪。而拘迂。矧急功名。營利祿。固風氣。好辨難耶。於戲。讀書而能識聖賢要旨。味經史精腴。通古今常變。正國家經權。窮則著爲文章。達則政行利濟。豈易學哉。豈易學哉。淮誦習半生。願承先正之教。而覽是書之晚也。假年以學。壯悔自嗟。又未得與昔日師友同觀而討論之。感且深焉。爰與合志者醵金付剞劂。命兒子鴻選工校葉書之。流傳海內。不僅窮鄉僻壤。孤無師承者。樂奉楷模。凡誦是編。學先民正則。思爲有用偉人。九京可作。太史其庶慰乎。刻既成版。歸于完藏之。故識其緣起。并書助資校錄姓氏於篇端。

道光歲在昭陽單闕如月朔。天津後學王大淮書於歷下海右亭中。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長梧子曰。予昔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減裂之。其實亦減裂而報予。夫爲禾如此。讀書亦豈有異哉。是故泛覽博觀。涉獵餌味精義之歸宿。失微意之所在。逐末忘本。考衷鮮當。此鹵莽之類也。恃其強很。傳會穿鑿。逞其矯誣。文奸飾僞。不揆時而度義。或是古而非今。違其經常。陷於非僻。此減裂之類也。昔者聖門嘗論之矣。孔子曰。畏聖人之言。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綜觀諸說。讀書義類盡矣。乾隆時濟南周書昌先生著先正讀書訣。蓋本孔孟之緒論。而上求之經典。復博采唐宋以來諸儒之說。其所以杜鹵莽減裂之弊。可云深切著明矣。學者苟循是而求之。庶幾學術正而人心亦正。推之治國平天下。罔弗由之。其書山左盛行。今先生元孫少傅大令重刻於蜀。以廣其傳。屬余爲之序。余昔聞何子貞世兄稱述先生苦志力學。自博反約。爲山左諸儒冠。輒心儀之。復與少傅尊人寶傳貳尹交好。悉其家世。爰撮此書大旨。而序其緣起焉。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七月。吳郡顧復初序。

周先生傳

曲阜桂 雜撰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於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卽出其書，肆力搜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余爲四部考脩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拮略熟，觀其大義，不贅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朗悟，汪汪千頃波，豈淵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趣矣。

周書昌先生別傳

會稽 章學誠撰

予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予自己丑庚寅間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予亦遊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方以夙望被薦與休甯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勾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浸浸乎移風俗矣予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橐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予爲藉書目錄之序予序之曰云云書昌志旣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氣四庫館開旣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布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慾遊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敍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歲久湮沒畸篇贋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綴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間風雨寒暑日盡九千

鉅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爲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全書將竣而館閣被命特修之書若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於趨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借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皆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闕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疏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人事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爲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間架權市貨倩賈客爲之居屢俄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未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疏矣則又僦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僦田所獲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未耜士之贊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許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卽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資多券質賣逋計字母卽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無幾至三變計而愈儻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娶不易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井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

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愧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閑之士或於世事稍疏卽爲儒者詎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卽知之者亦徒震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學安得有案春官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故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升降儀節講求甚悉以謂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蕺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嘗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乃是陰鬪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乃是陰鬪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家飛伏修鍊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予遊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予微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鬍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予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翥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爾而書昌又

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諱堂。國學生。孝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閩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予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蹟少歎。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晏。□書昌方欲餽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予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予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予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繫之矣。與桐書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予爲傳。予爲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己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予與與桐所爲心折者爾。

先正讀書訣

清 歷城周永年書昌甫輯

初六.凌恒貞凶.无攸利。象傳.凌恒之凶.始求深也。周易。

王秋山曰.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非急暴而不能恒.則必苟且而不可恆。解易。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傳.不恆其德.无所容也。周易。

郭白雲曰.過中則不恆.不恆則日入於小人域。項平甫曰.无所容者.動靜皆不可也。觀象行無常度.則已不安事.無常法.則物不順。解易。

上六.振恒凶。象傳.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周易。

呂東萊曰.立天下之大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解易。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周易。

何元子曰.艮其背.主靜之功.學者之事也.人之精神.盡在於面.不在於背.故聖人教之以艮其背.此求止法也.使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端.未始不寂然矣.然而其初未能也.必自艮背而入易。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傳.艮其限.危薰心也。周易。

何元子曰。震性好動而欲限之使不動。然好動之性終在妄想坐馳。紓軫內熱。薰灼其心。易。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傳。艮其身。止諸躬也。周易。

徐進齋曰。四當心位。不言心者。心不可見。身者。心之區宇也。身止則知心得其所矣。解。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

董氏曰。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解。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朱子解。

致知在格物。學。

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朱子語類。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的。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小立課程。大作功夫。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擗一掌血。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滾一番。方是透徹。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其病甚多。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又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得長進。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之患。而得